

记录中国黄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历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潘启雯)“《聚焦中国黄金市场20年》在当前金价波动、黄金市场面临新形势的情况下出版,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本弘扬黄金正能量的书。”在10月22日召开的中国黄金市场20年改革研讨会暨《聚焦中国黄金市场20年》发布会上,与会专家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聚焦中国黄金市场20年》是中国黄金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缩影,作者用新闻记者的笔和研究院之眼,原生态地记录了20年来黄金市场的巨变,用亲历者的独特视角,对中国即将成为

全球第一大的黄金消费市场进行自己的深度观察、思考和展望,并回答了黄金业界关注的一些热点、焦点问题。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权威数据分析,其脉络清晰、架构合理,是目前市场上难得的、全方位审视中国黄金市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发展进程的优秀读物。

该书作者高茹琨系中国黄金报社采编中心原主任,她从事黄金经济研究和黄金新闻工作20余年,有着丰富的黄金行业从业经验。在发布会上,高茹琨表示,她有两个“黄金梦想”:一是写一本反映中国黄金市场改革的书,二是要把中国的黄金市场告诉世界。该发布会由北京黄金交易中心、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主办。

《聚焦中国黄金市场20年》高茹琨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10月版/68.00元

编者往来

有上海师大的朋友说,许先生的书大多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名社出版,却被你插了个队,捡了个“漏”,我也挺高兴的。

冯勤

与老作者交往让我捡了个『漏』

随着自己鬓发渐白,行走在出版业也有20多年。那些曾经“打扰”过的作者——有些已是“80”后一代。德高望重,自是不宜随意再去“打扰”了。但其中却有一位老先生常有书信往来,而且时有新著馈赠,着实羡慕我这位“二毛后生”了。

我的这位“80”后老先生就是上海师范大学许咸汉教授。许先生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今届米寿。早年求学无锡国专,从唐文治攻古文献,从郭绍虞、王遽常、朱东润、张世禄等攻文学和语言文字之学。无锡国专曾经风光无限,继清华国学院之后,为国家育人才无数,为先贤继绝学于一脉,时至今日,从无锡国专大师门下走出的学生,已廖若星参。而在这些星参中,还有学术之树常青者:在北方的有冯其庸,在南方的就是许先生了。前几年在北京过世的范敬宜,即是许先生的同届同学。

认识许先生时,他似已荣休。有一次,我们想编一套国学基础读本,以原典原文解读为主,不作泛泛讲说,希望能彰显学术发展史脉。带着这样不成熟的想法,我与同事任雅君敲开了上海师大新村里的许先生寓所,坐在不大的书房,先生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讲述,没有拒绝我们的邀请,也没有相当细致的讨论,一切是那么的顺利。出来后,同事因先生的温州苍南口音,焦急地问我,许先生是否听懂我们的意图,我不断说,先生是全国训诂学权威,由他来编这本《训诂学读本》是非常合适的。

此后,与先生的书信往来渐密,讨论编写体例的,谈编写进度的,时有消息。没有太长等待,先生的约我去取书稿,真是惊讶。又是在先生不大的书房里,书桌上放着整整齐齐的一大叠书稿,每一章合订在一起,是用线装书的订法,用线订得很严实,一章一节,浑然天成,结构是那么合理,体系是那么完整,完全看不出这是一部汇编的图书。只有读了目录,你才看到那么多名家的名字,突然醒悟过来,这是一部“古今训诂大成”的书稿。每章每节前都有先生的按语,有长有短,恰到好处,特别是其中常常用“会参”二字,把因篇幅关系或需深入研读的论著——提示出来,非常有帮助。捧着这样一部近乎“完美”的书稿,读着先生语重心长的序跋,我已忘乎时间。许先生便安排我去食堂,让师母先去打饭,和我一路蹒跚从寓所走到学校食堂,路上不断给我介绍他觉得有出版价值的信息,谈朱季海,谈胡吉宣,谈工作方法要学会“弹钢琴”。到了食堂,师母已买了一桌子菜,许先生看了看,又到窗口,补打了几个菜,吃饭中间,先生看我食量挺好,不断挟菜,炸猪排从一块加到两块,最后加到三块,此为平生一顿饭中的“巨量”,爱护后生之情,吾生不能忘怀。

书出版后,常听训诂界的学者称赞该书。细细想来,先生中青年时钟情于授课,晚来著述不辍,似是授课的赍续,是另一种的设帐。我的“读本”设想,正合先生从无锡国专承续下来的读解风格的讲学理想,所以,先生在高年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俯允了我的请求。有上海师大的朋友说,许先生的书大多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名社出版,却被你插了个队,捡了个“漏”,我也挺高兴的。

现在,书已出版多年,还时常能收到先生的书信,依然会在信纸上把重要的话语画上横线,或在信纸头加上几笔,提醒我注意。依然是那么关心,可是“弹钢琴”的工作法,我还是不会,所以,进步有限,愧对教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特聘编辑)

难忘细节

没有很深的认知自然无法得到认可

不要一味只听从别人的意见,也不要一味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相信每一本优秀的图书都是经过精心策划才会脱颖而出,而我也正在学习之中。

一本书带给读者第一感观除了书名与作者之外,最直接的就是封面,所以一本书的封面是至关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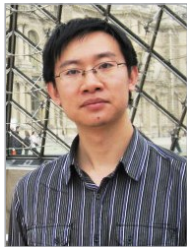
身为一名业务策划编辑,在对于封面设计上就更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与眼光,这才是对所策划书籍的负责的一种表现。

记得我刚来公司上班时,满怀斗志,幻想着自己将策划出怎样优秀的作品,将那些作品完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满怀着这样的冲劲步入自己的工作,前面一切不成问题,流程也在正常进行,却在封面这一关被卡住了。

我们所出版的书籍,封面不仅要领导认同,更需要客户的认同。一个客户选择一个封面已经让我们得罪了好几个设计师,终于定好封面方案,却一再地修改,来来回回十几次,每一次只修改一个细节,有时候甚至只是将一个字移动四分之一的位置,连同事都大呼:这根本就看不出区别,何必修改?这样的修改不仅让我感到烦躁,更让为这本书做设计的设计师反感,有时候甚至躲起来不愿意回复我QQ的留言、接听我的电话。终于,修改到客户满意,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却被告之,客户的领导并不喜欢这个封面,我们需要重新再做个方案,等于一切重来。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顿时有崩溃的感觉,这本书究竟还要折腾多久?又该怎样和早已经不耐烦的设计师交代?

如果一本书,它的内文审校完毕,它的书号与CIP等资料全部下来,却偏偏只差一张封面才可以下厂,这真是令人十分抓狂。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多烦躁,甚至想着再也不要做这家客户的东西——太磨人,一本书折腾

肩瞳



现在的编辑,但凡有些敬职敬责的,对自己责编的书,既已通读一过,总比一般读者知道的要早、要快,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心得。

前不久,《华商报》编辑张静询问我关于书评写作的若干情况,我觉得还算有意思,于是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汇报给了她。现在也想借着自己书评写作的实际情况,谈一谈“编辑如何写书评”,与读者诸君一起分享。

民国时期就有不少作家、学者、编辑提倡书评,曾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繁荣的“书评时代”,当时的《大公报》书评尤其出彩,那些书评不少就是出自编辑之手。到了20世纪40年代,作为副刊助理编辑的吴小如,他的“少若书评”又风行一时,不少具有文学史料的价值。这些对于时下的编辑无疑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实,图书编辑,除了会策划,还应学会写书评。笔者从那些民国的编辑书评中获得了不少关于编辑如何写书评的启示,并结合当前出版状况,试将编辑书评分作以下三大类。

一是编辑自身有某种专业,有某种爱好,对于自编或他编的图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可以写出书评

徐桐



作为一名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背靠母体大学丰富的学术资源,结识了不少在学界有影响力的作者。通过向这些作者约稿、组稿,我们出版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精品学术著作。这些精品学术著作起初并不都那么引人注目,雏形一般是几本小范围传播的研究报告、讲义、论文,它们的成功出版,绝非简单的复制、印刷,编辑在裁剪这件华丽嫁衣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谓苦乐参半。

从约请作者写作到交稿这个阶段,编辑是第一个读者,会经常对写作过程进行浏览和督促,以保证不偏离组稿意图并按时交稿。这个阶段是充满乐趣的:这些作者大多具有开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他们交往,可以给人很多启发。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编辑总是在阅读中敏锐地发现问题;过于艰深晦涩的理论、过于标新立异的论点、过于偏离主题的事例……编辑有时也对独特、新奇的内容有些难以割舍。但是,理性战胜了感性,说服作者删除了妨碍书稿整体质量的弦外之音;并及时识别书稿的薄弱环节,提醒作者进行填充、加强。而且,接下来编辑也许受到启发,拼拼凑凑重组这些废弃的边角料,成为一本新书的素材。人们常常将编辑比作做嫁衣者,这种拼拼凑凑的组稿也许就是一种基本能力的体现吧!

当组稿完成,大部分作者“胸有成竹”地来出版社交书稿时差不多都会说:“我的书稿肯定没有错误,你们大致看一下就可以出版了。”“这个书稿凝聚了我几年的心血,反复校对过,应该没问题。”“我的书稿在我主持的某基金项目基础上写成,是最权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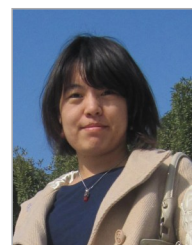
初做编辑拿到这些沉甸甸的书稿时,我暗自得意,也许编辑这本书稿可以偷个小懒了——他们的书

拿到“胸有成竹”作者书稿,编辑也没有懒可偷

理性战胜了感性,说服作者删除了妨碍书稿整体质量的弦外之音;并及时识别书稿的薄弱环节,提醒作者进行填充、加强。

稿应该是免检级的。然而这些年的事实反复证明这个想法是多么的错误!编辑加工这类书稿,由衷地感到它们在内容方面的明显优势:知识含量高、具有学科前瞻性、学术性强等;强烈地感到这些书稿具有精品著作的潜质。但是也十分肯定:它们还没有那么完美,并不是“没问题”书稿、“省事”书稿。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把关上,难免会忽视其他问题。虽然在组稿阶段,双方合作已经构建了一个结实的框架,但是原稿体例的一致性、严谨性、规范性常常很难达到出版的要求;“当局者迷”,进一步的审稿发现作者的一些观点是想当然、缺乏依据的……面对这样、那样

王苗



2012年初夏,我给韦韬先生打电话联系著作作家茅盾的版权,当时韦先生并不住在北京通州家中,而是住在国防大学第二千休所。电话接通,我直截了当与韦先生说想出版一本茅盾的儿童文学作品选,韦先生大致问了一下我的策划方案,很爽快地就

答应了。放下电话,庆幸之余,竟还有一丝忐忑,没想到谈得如此顺利,没想到老先生如此和蔼可亲。这么顺利就谈成了合同,让我有些不敢相信。

韦先生说话略带些南方口音,吐字清晰,声调颇高,音色中洋溢着年轻和热情,显得极有活力,丝毫不像近九十岁的老人。电话中不由自主地说:“听您电话,觉得您气色特别好。一定要保重身体!”韦先生爽朗地笑了。没过几天,就收到先生签好的合同,一笔一划、一丝不苟。

接下来就是选篇目、编稿子、发稿、校对……有很多波折和烦恼,也有很多愉悦和收获。我虽是中文系出身,但对茅盾的创作面目竟不甚了解,原来,他还写过那么多逸趣横生的童话作品;原来,他对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有着那么精到的了解;原来,他不仅写过上海滩的大资本家吴荪甫,还写过上海滩蝼蚁一样生活的孤儿,不就是另一个“三毛流浪记”的故事吗?那个自立自强的少年印刷工,不就是无数上海滩底层孩子的生活缩影吗……

足足折腾了一年多,2013年8月,茅盾儿童文学作品选《大鼻子的故事》终于出版了。见到样书后,第一时间联系韦先生,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拜访,想趁送样书的机会当面致谢。没想到,千休所的电话久久无人接听。心中一阵不好的预感,改打先生北京通州家中的电话,仍旧是无人接听。无奈之下,开始打千休所的总机电话。这次通了,对方是

的交互作用之下应运而生。此类书评,往往虽不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然而却是编辑书评的主体,对于图书的介绍、推广具有重大作用。然而,它的局限在于,既是“王婆卖瓜”,势必“自卖自夸”,很难指出所评图书的缺点来。它的惯行写法是:将图书的内容、作者介绍一遍,征引相关专家的几点意见,并站在编辑的角度,说出该书的亮点、特色等,可能末尾再说出一些自己的感受,即可完稿。此种书评要想写好,也必须熟读、精读,还要学会避重就轻,多发卖点,少谈不足之处。

三是广告式书评,甚至会有一些夸大乃至不实之论。编辑何以会写出这样的书评呢?它与第二种又有何不同呢?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尚有职业操守可言,所写书评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后者已完全缺失独立性,纯为图书推广服务。为了推广图书,不惜多加溢美之词,已形同广告。这种书评的存在,本也无可厚非,但容易遭到专家的批评,反而会损害到图书的名誉。这样的书评,写法万千,只看编辑如何信口开河。(作者系青年学者、海豚出版社文学馆总监)

编里编外

的问题,出版流程中所必需的三审三校、文字加工整理等,这类书稿当然“一个都不能少”。此外,学术著作专业性强,多方查找核实资料、咨询专业人士等需要编辑付出更多的劳动。如同编辑其他书稿一样,这个工作没有懒可偷。

一直以来学术图书市场并不景气,但是优秀的学术专著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人类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如何把看似单调枯燥的学术报告、阳春白雪的理论观点进行巧手裁剪,得以出版、传播,将更多更好的精品著作推介给读者,值得每个编辑思考和努力。(作者系郑州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策划背后

策划出版茅盾《大鼻子的故事》难忘情缘

电话中不由自主地说:“听您电话,觉得您气色特别好。一定要保重身体!”韦先生爽朗地笑了。没过几天,就收到先生签好的合同,一笔一划、一丝不苟。

一位语气颇显冷漠的女士,她无比警惕地问我:“你找韦韬先生做什么?”说明了意图,女士语气舒缓了很多:“韦先生已经去世了……”

虽然已经隐隐觉得不安,但听到这句话时,震惊、失落、遗憾还是攫住了我。韦先生是半个多月前去世的,要是我的效率再高些,说不定先生去世前还能看到样书,于是又是深深的自责。一时我竟然语塞,呆呆地对着电话那头的女士自言自语:“那我该把样书和稿费寄给谁呢?”女士竟也是神通广大的,当即告诉了我韦先生的女儿DY的电话。赶紧打通DY女士的电话,DY女士也是温和可亲的,问题顺利解决了。仿佛一个即将远去得无影无踪的风筝又出现了一根细细的线,我又跟茅盾先生有了联系。

去给茅盾研究会的老师们送书——来到位于北京后园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精致小巧的院落隐藏在人潮涌动的南锣鼓巷的一个小巷子里,更显得宁谧与肃穆。院中竖立着茅先生的汉白玉半身像,天井中是一个爬满瓜藤的秋千架,结了累累瓜果。不多几位游人在小院中静静地参观、拍照。

茅先生的生平展做得很好,每一张图片下都长时间驻足观看。从那些斑驳的、充满岁月痕迹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中缅怀先生的风姿和功绩,仿佛离茅先生近了很多。在图片中还看到了年轻时的韦先生和孩童时代的DY女士,觉得无比亲切,又有无限的流年的感慨,鼻子竟有些发酸。

走出小院,正是夕阳西下时节,附近的一个小学放学了,胡同里挤满了蹦蹦跳跳的孩子和接孩子的家长。带着外地游客旅行的人力三轮车夫不住地按着车上的铃铛,希望能按出一条路。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南锣鼓巷了。

经典作品是不朽的,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之手,但仍然生动鲜活,仍然永葆青春。(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资讯

杰克·哈特北大行探讨非虚构写作之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潘启雯)10月26日,美国俄勒冈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鲁尔特聘教授杰克·哈特走进北京大学,以他创作的《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为引子,和热爱写作的读者分享故事写作技巧,探讨非虚构写作的创作之道。

哈特北大之行是“创意写作训练营”活动的一部分,由北大未名讲坛、凤凰读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目前,英美高校普遍开设创意写作硕士(MFA),许多知名作家都在大学的创意写

作专业任教。而与之对应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创意写作书系”,也是国内首次系统引进国外创意写作教学成果的丛书,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教科书和自学指导。这一系列丛书旨在为读者指供一把通往作家之路的钥匙,帮助读者学习写作技巧、克服写作障碍、规划写作生涯。

《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美]杰克·哈特著 叶青、曾轶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36.00元

